

盜
甲
山

一之庫文作創生藝

畢
基
初

版出社活生與術藝

• 藝生創作文庫第一集 •

• 定價六角 •

藝生創作文庫第一集

盜甲山

畢基初

藝術生活出版社

中華民國卅年四月二十日發行
藝生創作文庫第一集

作者 畢基初

編輯者 袁笑星

出版 北京西四北大帽
藝術與生活社
胡同二十五號

盛甲山
定價六角
不准翻印

印刷 北京和平門外
聽鴻閣印書局
東北園五四號

本集代售

本市	天津
東西各市場書攤	知明書報社
東方書店	光天書局
各報攤各書局	復源書局
士林書局	濟南東方書局
唐山聚新書局	石門新民書局

張家口三通書局	關外總承銷
哈爾濱道外	滿洲書店
	正陽九道街

目錄

青龍劍·····	一
嵐中青草·····	十七
流·····	四八
菜園子李五·····	八三

青 龍 劍

一

夜深深的掩埋了山野間黃昏的行客。

昏朦的燈光落在讓烟薰黑的壁上。壁間懸着一支劍，劍的光芒與血的痕跡，封閉於年代久遠風塵的記憶裏；劍柄上垂蕩着的紅色的穗子也在遼遼的風砂裏褪色，如同負有過度的疲倦而蒼白的憔悴。

旅店主人在燈下拿起油光光的大酒葫蘆，滿滿的傾了一杯，酒在江西燒的白瓷盅裏濺起了一個旋花，順手推給坐在桌子對面的黑臉的漢子，說：

1. ———喝一口吧！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

那黑臉漢子沒喝酒，臉却真的紅了，紅得像透熟的紫茄子，低低的垂下頭，眼光

落到了短小玲瓏淨光漆亮，掛在腰裏沈甸甸的「盒子」，感到安慰的用手摸撫着。

——喝啊！你四叔的酒裏不能下蒙汗藥，別看你現在有錢，我趙四禿子不貪財，啊哈哈……：

於是旅店主人哆嗦着臃腫的影子大聲的笑了，笑聲像深林裏貓頭鷹的唳叫，像火盆裏燒着栗子「必剝」的響，黑臉漢子恍然的站起，密縫的眼睛噴射着火星，一隻手沉靜地按在盒子上，突然，旅店主人止着了笑，慢慢的說：

——怎麼？你想幹掉你四叔？你是你四叔從小培養大的，也該報恩了。

接着仍又爆裂着嘹亮脆快的笑聲。黑臉漢子迅速的端起杯，把酒一口氣喝下，又頹然的坐在凳子上，把頭埋在手裏，痛苦的開口了：

——四叔！

——你現在得好缺了，誰不認識你趙江泉，縣裏透紅透紫的人物，你還認得你自己的四叔！

黑漢子拔出「盒子」放在桌子上。

——四叔！你痛快的打死我，我受不了這話。

——江泉，把傢伙收起來。咱爺倆趁着今天晚上說說體己話，訴談訴談，你看牆上掛的青龍劍，是你爺一輩子闖東闖西的闖蕩出來的；門外房簷下趙家店的酒旗，是我趙四禿子拼命打下的江山，到如今都讓你給毀了，你毀了你爺爺，你四叔，你自己想想。

旅店主人凝視着壁間的古劍嘆息了。

——說起來，咱們和盔甲山不見得有交情，可是咱們也犯不上和他們「黑道」的做對。實在的，鬍子倒比穿紅戴紫滿口仁義道德的做官的有錢的人講交情有義氣，江泉，你忘了你自己親生的爸是怎樣死的，我對你說了有一千遍了，他們有錢的人把咱們看成了看門的狗，你爸偏願受那份骯髒氣，你爸讓他們生生的窩囊死的，一隻翡翠鐲子，那臭婊子翠喜做出的扣，楞說「明火的」給搶了去。爲了這個你爸差一點和盔

甲山鬧翻了，你爸一口氣就長了那要命的瘡。後來，還是我帶着青龍劍在砣磯島找到了元福那兔羔子，才說出了實話，是翠喜給他的「表記」，看家護院的也管不了家賊。

陳大戶一口薄皮材把你爸裝回來，你看他們有錢的人有一點情義麼？

旅店主人興奮得漲紅了臉，站起來在屋裏踱着步，悲哀的回憶和憤怒的情緒像火燄地在燒灼着他的心。黑臉的漢子靜靜的倚着桌子，望着燈光默想着。

——你爲了一百兩銀子，就賣了八條弟兄的命。八個人的血買來一個偵緝隊長。

你以爲你拾到便宜了，我想盍甲山上的劉星海是好惹的麼！他們不看在青龍劍的面上，你趙江泉的小命早交代了。再說，他們八個人進城也不是做案子，可倒好，你竟心狠意毒的拿他八個人祭了你隊長的印，姓趙的出了你這種「鬆蛋包」，我都抬不起頭見人，我趙四禿子見誰低過下頭，現在別人踩着墳頭唾吐沫，我都得受。

黑臉漢子茫然的注視着壁間的青龍劍，在朦朧的燈光裏，他又看見滾動着八個血淋淋的頭顱，掛在縣城街旁的電線桿子上，在風裏互相撞碰着吱楞吱楞的響，慢慢的

像一陣清煙的消滅了。又湧現出雪亮的銀子，微笑的醉薰薰的笑臉，他無意的手觸到了腰裏的兜肚，可是裏面空癟癟的一無所有，浮動在他眼前的幻象就又隱逝了，仍是那黯暗的古劍浮蕩在燈光下，他感到空洞的說：

——事情錯了，已到這地步，那又有什麼辦法？

——你從小在我手裏長大，這一回有我在中間，絕不能難爲着你，從此後，你離開盩厔山下六縣，賣了趙家店這條道，你以後願意怎樣就怎樣好了，我管不了。你在外邊混好了，是趙家的子孫，在外邊披麻袋畝門縫打花棍，別提姓趙；可是話又說回來，血盆裏的富貴，你也別給姓趙的顯祖耀宗。

夜色裏田野荒涼得像墓地般的寂靜。

一匹黑色的馬踏着夜色向迢遙的地方馳去了，追隨着急速的馬蹄是淒涼的狗吠，零落斷續的散佈於原野的僻靜的角落裏。

盩厔山靜靜的巍立於夜色裏，高聳的兀立着如同支起天幕的柱子。

旅店主人從壁上摘下來劍撫摸着輕輕嘆息。

荒涼的藍天上急滑過一道流星，落進了盍甲山。

二

紅紗燈投了一個臨別的苦笑在鏡子裏——夜在綉花的枕頭上留下被蹂躪的殘痕。

黑臉漢子疲倦的躺在紅綾被裏。另一個蓬鬆的披着長髮的面龐，嵌着兩粒無光的眼珠子，裂着兩片蒼白的嘴唇，（紅色的胭脂讓夜的魔鬼吮吸去了。）偎倚着黑臉低低的呼着：

——泉！瞧你暈的，連話也不說，晚上就知道……

黑臉漢子睜開了眼，如經過長途跋涉後的勞累的伸了個懶腰，把嘴放在那像蛇一樣的女人的耳邊。

——又該掀起那掛油瓶的嘴唇了。

——總逗人玩，看你嘴似蜜鉢，心似黑雀，有一丁點良心。

——呦！我的玉姑娘，我又那一點沒良心。

——不跟你說。

女的跳下了床，站在窗前，拉開茜羅紗的窗帘，東方一輪紅的太陽就把閃閃的金箭射落在凌亂的屋裏，暴露了夜的醜惡，有殘棄的煙蒂頭，酒杯裏沈澱的渣滓。

黑臉漢子把密縫的眼睛煞了幾煞，就推開被坐起。

——筱玉！是不是爲了鐲子。

女人回過頭癢了癢嘴，又把臉轉向窗外。

窗外街上有車馬的喧擾。

斑竹簾子外咳嗽了一聲，一個蒼老的聲音：

——玉姑娘！

——嗯！

——玉姑娘！張董事今兒的牌局是頭午十一點的。

黑臉漢子穿着衣服的插上嘴：

——劉七！那個張董事？

——就是化城張湘茹張七太爺，現在是保安籌備會的董事，今兒他老人家請客慶賀。

黑臉漢子沈默了，在他眼前又是八個血淋淋的人頭，自己抹了兩手血，被擯棄在旁邊，等着那血債的償還。然而另外幾雙肥白的手，却拿着慶功的酒杯，在互相的道賀祝福。

——怎麼這幾天隊長也不到局裏玩去，壓兩寶解解悶。前幾天在街上遇見周狗，他還問我趙隊長下鄉回來沒有，怎麼也不到他局上坐坐喝碗茶。

趙江泉靜靜的閉着眼，把自己關閉在紛亂的幻想裏；嫵媚的女人的笑，一疊疊花綠綠的鈔票，怨毒的眼睛，血的手，白的刀鋒，空洞的頌讚，狠毒的咒詛，擰成了一條鞭子一下下的抽擊着他的靈魂，不知是苦辣酸甜，只留下了一條條紫色的血痕。

等到他再睜開眼，屋裏的人已去了，於是他感到了孤寂。

他咒詛錢，又渴求着錢；他恨那微微憂鬱的眸子和紅的嘴唇，然而離開了那眸子和嘴唇，他又感到缺少點什麼的空虛和懷念。

日午，在縣長書房的地中間有兩個影子。

——你想明白點，這是千古不遇的機緣，省裏要大舉剿辦，你要是肯做嚮導，那還用說，頭一功不是你的嗎？包在我身上，做官，發財，都包在我身上，這樣好差事那裏去得；你要是不答應，啊！那可免不了有別的危險，你知道現在有很多人懷疑你，說什麼「心懷異志」，「別有用意」哩，好在我是知道你，可是人言可畏，大家的意見，那我也沒有辦法。

縣長的話在趙江泉的命運裏啓示兩種不同的遭遇，他如同徘徊在歧路之間，他將接受哪種賜予呢？

縣長的嘴邊冒出一層白沫。

10.
有忠義傳烈女傳。

日光把兩個人的影子投射在東牆壁上，落在古老的書架上，掩蓋了書的名字——

古老的青龍劍，趙家店的酒旗，曠野裏的盔甲山，風沙裏雪亮的刀子，都在趙江泉的回憶裏充分的暴露顯示出它們的威嚴。而另一種幸福生活的憧憬，綺麗的紅紗燈，醉人的眼睛，還有在算盤珠上滾動着的錢，都像浪花一樣的一個跟着一個的燦爛的噴發在趙江泉的思潮裏。

終於那醉人的眼睛攝制了他的魂魄。他交出了他自己的意志，看着在他的手底下，青龍劍折斷了，趙家店的酒旗在火燄裏滅亡了，盔甲山上的岩石讓人血染紅了，婦女的血褲都排掛樹枝上，熟悉的面孔都在煙火和飛嘯的槍子底下慌亂的擁擠着呼號着。……

——我只有我自己，殺人放火穿紅袍，賣了這個趙字，撈得錢到手。……

於是他幻想着，他帶了玉姑娘，走到像天邊一樣遠的地方去，坐火車也要走三天

三夜。在那陌生的地方買房子置地，沒人知道趙江泉是誰，只是一位使鄉里間敬重的有錢的人，那紅的手也變得肥白了。

他密縫着眼睛舐着嘴唇的微笑了。

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

他把手放在盒子上，他又看見了一場激烈的爭鬥。但，他彷彿記起那位咬文嚼字的古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於是展開在他眼前又是一條輝煌絢爛的虹橋，他將一步步的走上去，走到青雲裏。

三

荒原上幾次馬蹄馳過。

黑色的訃文敲開每個人心靈之門，每個人都顫慄於那恐怖命運。

11.
白了頭髮的媽對着女兒說古，說那一年，自己怎樣抹了一臉鍋底灰，爬進牲口欄，挨了兩天餓，想不到這一日又遇上了，於是嘆口氣的望着自己的女兒，那像受了

驚嚇的小鳥，皺起了眉頭，有無限的憂愁。

田野間悠悠的响動着騾子頸下的大銅鈴，年輕的女孩子都插了一頭花，滿面淚痕的帶着一個驚惶的心，坐在「騾子」裏被馱到外縣的婆家去。

年輕的男人都從破門後找到生鏽的鳥銃火槍，高興的擦亮，哼着小調的向盩厔山走去。

老實的莊稼人把幾個值錢的包袱埋在土裏，把幾隻鷄綁起了腳，提拎着默默的走了。

趙家店破舊的酒旗在風裏飄蕩着。

旅店主人嘆着氣的站在青龍劍前，低聲的祈禱：

——祖宗有靈，姓趙的出了這樣後代；死在青龍劍下的冤鬼聽着，趙江泉也要拿他的血來贖他的罪，我要替祖宗洗羞。

他望着那擺在桌子上油光的酒葫蘆，眼裏噙着淚的說：